



酷吏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唐書二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亮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芊然為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儒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擗前翦示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

密旨紛紛並與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
齒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巨朝不
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悻闥而天命已遷猶慮
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
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峻責
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
暴拉習籤八縣髮重首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
敲撲撼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
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
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之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

為密女與為讎一罹攝遠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
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
寔寔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業最姦巨作
威渠險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
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後巨輩
怵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士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
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元禮揣旨
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
牧院為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撲至腦裂死又

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起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
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襖
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
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
禮養為假子故為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賂后厭
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
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
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
俊臣冒其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為

姦盜捕送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
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
前上琅邪王冲反狀為續所抑武后以為諒擢累
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劾制羣臣前
後夷千餘族生平有讖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
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
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暉衛遂忠等陰嚙不逞百輩
使飛語誣讒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
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
或侯思止推實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

救後臣等顯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爲
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後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
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爲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
從事後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醢于鼻插地爲牢
或寢以屨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
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
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
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
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爲冒頭被枷者死轉地
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

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
道表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下獄後臣顯以夷誅六
臣爲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
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
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對曰是囚不禡巾
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告人周紘往視遽假仁傑
僕帶立西廂紘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聞先是
宰相樂思晦爲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
變得召見言後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
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

陛下法爲俊臣所弄耳石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獲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爲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

言其勢面訟冤僅得解其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旣欲擅發姦功即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噉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剗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爲宥死流漢州萬歲通天中上已與其黨集龍門題搢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繩其惡未發衛遂忘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慶誦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妻族酒

酬遂忠詣之閭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後臣恥
妻見辱已命毆而縛于廷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
亦慙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
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
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
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拊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
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
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
爭抉目搗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
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

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
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
萬年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
術語言蚩惡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
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搖夷
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
州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浚制
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
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
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

黜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
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與立神勳謀
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與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
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與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
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與曰
有詔按君請嘗之與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勳而
宥與嶺表在道爲讎人所殺神勳者行恭子爲左
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
罪神勳下遷豐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爲慘
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拜神勳清

平道大摠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勳盡殺
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癩不治業爲渤海高元禮
奴詭很無良怕州刺史裴貞營吏積怨教思止
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鞫訊皆夷宗拜思
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
人奴問君不識字宜對解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
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
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
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旣而

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奴
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
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即殺琅邪
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
驢而墜足絰鎧為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
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
截之無抑我臣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
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
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
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為咲侍御史霍獻可

數嘲靳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
謂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乘故妻逼娶
太原王慶誥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
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誥女已辱國
此奴復爾邪撈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
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狹室
積蒿施氈屬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佗獄每移
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
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

縣為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為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為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

少自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閒請視便溺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刺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頭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累遷監察御

史中宗時武三思丞潛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
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
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
同訊執政畏禍羸滅無所問囚噓曰宰相有附三
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咕喘紹之翻然不復顧即
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反接送獄中謂仲之
曰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
臂囚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
誣以謀反皆論族囚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
汪自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

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為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
詔傳弓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
傳弓今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
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
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負外置開元中為括州
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
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闌
魚公何疑問其故荅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
焉闌得之刺父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諧附權

彊五王等疾之出爲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
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
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
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
彥範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爲仇人徂報
幾不免先天初爲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謫嶺表
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暎護而免利貞嶺事
剝害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爲寇詔監察御史李全
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涪
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拯貞大理評事張思敬

王承本華原令康暉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
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
吏且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
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
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
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鉅僇桓敬自陛
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
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
是絀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
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

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
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
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
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繇六
品遷三品何徃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
廷珪罷起為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
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
貞希茲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
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
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

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
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
死視腫潰復答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為兗州兵曹
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
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章
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
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律湜貶其婦翁盧崇道
自嶺外逃歸東都為讎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
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

故人並海內名士皆絀深流徙天下咨其寃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齟齬傑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為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臚駒技櫛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繼髮以石脅臣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為劍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為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為上聞詔劾治獲姦贓不貲貶龍川尉去而死

吉溫字季相瑣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官若子姪奉父兄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稷待倖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蕭昂為河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昂不為未擢右相李林甫善昂故得免昂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為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昂多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

執手歡甚將出京通謁溫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
語易曰吾故人也易揖乃去它日到易府辭曰國
家法不敢墮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易待盡歡林
甫與李適之張垧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垧兄均為
侍郎林甫密遣吏撻其銓史德選六十餘人帝命
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見使溫佐訊溫分
囚延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撈掠皆呻吟
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懼其酷
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為能溫嘗曰
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

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
塘羅希奭為奔走推鍛詔獄希奭文深虐其舅鴻
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
簿再遷殿中侂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
女為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
驍衛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
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已盧寧徐徵悉逮
縛論死尸積大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
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統王
巨皆斥逐林甫惡楊慎矜王鉷飛書言圖議事委

温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温父善見温繿葆時
温馳至東都捕逮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汝州
鐵鑲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獄具
須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
索筆自款温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温所敕
温謝曰丈人母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
而議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議以入於是慎矜
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温與希奭相勗以
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温推事未窮
而先計賊成奏乃引囚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

敢避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林甫才其爲擢戶
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
居中用事温皆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語曰李右
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顯以
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
祿山大悅亟稱温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
河東節度表温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内採訪摠
留事拜鴻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
表爲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
畿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

候命慶緒親御而餞之溫銜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領閑廩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為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溫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失職因溫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澧陽長史其屬負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賊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出為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奢李從一負錫皆逗留始安沮既譴又依希奭以君國忠奏遣蔣沈臨按希奭植稽罪人貶海康貞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溫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為駙馬都尉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陷刻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為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畿採訪使引為判官渾坐贓敗器亦為後為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

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敕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得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爲三司使與鞏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厚賞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爲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弼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爲器

所誤後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告謝皇狀家人問之曰達奚珣訴於我三日卒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執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請措天下財巧傳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抵覈囚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刺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許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榮齋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

罪夷甫伯陽爭其方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
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即死因敵若
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
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榮等
罷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羣臣不舒息尋擢
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勃羽河中寶鼎人貌寢其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
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為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
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寢顯凶態不能忍乃
作巨初號劾尾榆囚人多死又什囚于地以門牡

轢腹掘地實棘席蒙上頰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
人多濫死遷累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
賄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
痺且什遵欲申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
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
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惶怖一昔
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嘉珍等九人皆斬太子
洗馬趙非能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
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
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

謙須長三尺明日脫盡膝髀皆碎人視之以爲鬼
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爲御史皆暴
忍時稱毛敬裴昇未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
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縋服而逃吏械之
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
矣治州者無宜寢

酷吏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藩鎮魏博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唐書二百一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
侍郎充集賢殿直學士宋祁奉 敕撰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
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
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胥
相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錮其頸利牒逆
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
二百餘年卒不爲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
河南地爲台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

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敬今
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鉞鈍含引混貸昭育逆孽
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
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自莫已若也嗚呼
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
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爲寇
伺吾人顛額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凶駭亂吾民
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
逸以爲後世子孫皆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屈
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

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豸虎狼而不拂其心則
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
煎吾民然後爲役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
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以角爲尊奢者天子不問有司不呵
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凡杖扶之逆息虜
削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後心益昌
士田名器分劃天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
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
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鄙欲相效者往往

而是運遭孝武則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
鉅小者惠來大此生人油然而多欲欲而不得則怒
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
天下裁其欲而全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
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
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
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
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
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二姓傳五世至王
承元入朝明年王廷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

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
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
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
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
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
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
取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
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
聞隸安祿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衛將軍祿

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
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
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
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
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
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為賊道及朝義敗與共保莫
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
承嗣守莫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
將士瑒慮下生變即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
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為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

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
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
為賊誑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
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
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
使檢校太尉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
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
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趨秀彊力者萬人號牙兵自
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
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
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
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
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
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
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為賊道并及朝義敗與其保莫
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
承嗣守莫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
將士瑒慮下生變即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
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為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

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
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斫數大赦凡
為賊誑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
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
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
使檢校太尉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
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
數年有衆十萬又擇樵秀彊力者萬人號牙兵自
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
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翼結其心而性著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萼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萼萼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為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誅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洛州揚光朝取衛州脅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礮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勢面請承嗣為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已者帝

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礮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為室王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

寧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于華尚永樂公主翼結其心而性著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萼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萼萼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為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誅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洛州揚光朝取衛州脅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礮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虜面請承嗣為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已者帝

乃下詔貶承嗣求州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礮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為玉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

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礮
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
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礮時承昭以神策射生
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
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金萬計勞資使人供帳
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寶臣二軍會棗疆更相見
會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
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驕
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
麾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

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
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午數里斬九千級馬
千匹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旗纛器甲鼓角二
十萬諸軍乘勝進距礮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
彩出鉞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
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
歸寶臣寶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
州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
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為禮寶臣乃貳反攻
宋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己又請天子許

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留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已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為如江所禽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

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

焚無恠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二拜伏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剽悍善鬪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飭行義輕財重施以鉤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鄆度事今諸子佐之帝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為鄆度使悅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晚年

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乃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卒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扈孽許士則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為爪牙建中二年

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于邵令狐峘等表汰浮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疲弱者繇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兵五千壁盧曠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救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洺將張伍伍固守食且盡膏賙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芑與昭義軍救伍

三節度次徇明二山間未進恆急以紕為風奮萬
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
謀迎之得善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為悅食燧乃
自壺關鼓而東破盧曠戰雙岡禽賊大將盧子昌
而殺朝光悅遁保洹水於是曹俊為貝州刺史乃
承嗣時舊將果而謀悅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
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千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
人屯嚙口以逼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
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寇孽孟
希祐等皆些短之故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軍三

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
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
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距關不內以須官軍而三
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
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
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怕冀子弟
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
緣母老不能自剄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
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
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

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乎乃斷髮為誓將士亦斷髮約為兄弟乃率富民大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而李再春及其子瑤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燧等受之悅皆族昂等家悅自視兵械乏衆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為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心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一將可聞乃僦路使王侑許士

則詭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即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桀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轆下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鄙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具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具惟熟

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即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郢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施解田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塞馬不離廐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新斷逆首血襪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為大夫恥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報滔於是

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惜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悅怒閉門不內滔藉死斬中者甚眾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極櫓管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為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為大名府署子為府留後以扈衛為留守許士則為司武魯穆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為侍郎劉

士素為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為給事中刑曹俊
孟希祐為左右僕射田晁高緬為征西鄧度使蔡
濟薛有倫為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牙侯
頴為兵馬使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
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
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恹餓之厚遣武俊
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
泚使主郅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
自赴王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開中孤以步騎
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台勢

以取大梁孤得西牧輩陝與秦兵會天下已定也
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為唇齒之國幸速計之是
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遣絕滔
陽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瑋申
固所言悅猶豫許士則諫曰冀王勇決權略一世
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誅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
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天王之
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繫
匹夫義出且見禽彼得魏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鄭
而與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偽許出迎遣州縣

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
先是武俊陰約悅背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悅西使
田秀馳悅悅曰聞大王欲遣滔度河為泚犄角非
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為列國且自高如得東都
與泚連禍兵多勢張返制于豎子乎今日天子復官
赦罪乃王巨豈捨天子而北面滔泚耶願大王閉
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出為王討之悅因秀還具
道其謀而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間悉師而南踰
貝州次濟河使人報悅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郢
等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久

曰始約從王今舉軍侍悅曰魏比困侵掠拱衛金
竭以悅曰拊循猶恐人且攜間一日去城邑朝出
夕變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
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
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為天子我
與同為王教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
囚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不敢
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饋盡囚諸縣
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寔拔清平殺五百人俘
男女寶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

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王郡王而給事中
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
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既巢父至莫不
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
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
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乃與左
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
乃之曰半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二十四比明
車之曰半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二十四比明
以悅命召許士則落濟討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
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
讐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

緒字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
軍而凶險多過嘗苦勗之悅於飲食衣服儉嗇有
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死懼衆不附
以其徒數百將出奔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
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爲留
後歸罪扈巢斬其首以循復殺悅新信薛有倫等
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子陷聞悅死以兵
五千合寔軍進攻魏州寔瀕王奔河壁南距河東
抵博州殺略甚衆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募而寔

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曾穆勸緒
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真各脩好如
悅時詔即拜緒節度使寔圍魏凡三月滔敗走貞
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
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緒猜忌殺兄弟姊妹凡數人
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
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
過滑緒將篡取之賈耽以兵接接乃免累遷檢校
尚書友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鴈門實封五百戶
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

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命為己子寵冠諸兄數歲
為左衛胄曹參軍節度副使緒死時年十五匪喪
觀變軍中推為留後因授節度使除喪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季安畏王之嚴頗循禮法及王薨始自恣擊鞠從
醴會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諫皆不納會
詔中尉吐突承堆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
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
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

軍者斬時幽州劉欸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
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未失一是宰相謀也
今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
出秦申君知誰為之謀此上自為謀以夸服臣下
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且能
不恥既恥且怒必任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敗秦
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
上不上下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
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遣趙書曰魏
若伐趙為賣友魏若與趙為反君賣
君魏不

忍受執事能弛陴鄣遺一城魏得持之獻捷天子
以為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不世之
利也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
會王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
保有丘絳者父時兵佐與同府侯臧爭權季安怒
斥為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
無忌憚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一贈太尉妻元誼女
召諸將立其子懷諫最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
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興為留後所謂田
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既葬

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寵錫甚厚縉弟縉
華顯于朝

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
郡公元和中拜夏綬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
扼寇路久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橐它牛
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
為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効縉盜沒軍糧四萬
斛彊取羗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與衡王傳俄而
吐蕃又攻鹽州貶虜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
將軍華太常少卿尚永樂新都二公主田氏自承

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為建康人三世署魏
博將祖及父爵皆為王憲誠始以趨敢從父軍田
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
進乘勝逐北傳郵堞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
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踞時憲誠為中
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眾眾乃逼還府
擅撓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
以制即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
鎮依以自固時李齊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旌節

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倍言辭悖慢俄聞斬齊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立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謫猶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略爲婚家大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謾言自大宰相韋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丕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接同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永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

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沼與廷湊合兵劫負州爲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給

我以沾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滔
為師以請詔贈憲誠太尉實大和三年憲誠起凡
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也為本軍校少容魏委質軍中事
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
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
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
誠在軍中得譚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
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眾唯唯執殺前使及監
軍者跡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

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士餘
年民安之進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
成五年死贈太傅諡曰定子重順龍衣武宗詔河陽
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
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
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
倚稹相脅齒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
亘亟戰弘敬亦自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
慮稹起山東兵命弘敬掎角塞其道不奉詔王元
逵克邢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宰統

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弘勗懼乃進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死贈太師子全皞龍朔年拜節度使平龐勛以功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顛行喪詔不許全皞年少好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貫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脫減糧帛衆遂叛全皞單騎遁衆推韓君雄以惣軍事而殺全皞實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自進滔至全皞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晉王爲大使擢君雄留後君雄魏州人不五月進

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贈太尉子簡襲留後俄授節度使進累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宗欲拓地觀望非常時諸葛爽爲黃巢守河陽簡攻之爽走即戍以兵北略邢洛而歸東攻鄆鄆將曹存實出戰敗死其將朱宣率衆以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復取河陽簡還攻之爽迎擊新鄉簡大敗樂彥禎以一軍先還簡奔歸直發背死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彥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

遷澶州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領留後進節
度使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
愷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滄
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克彥禎見王室微頗
驕滿不軌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畢人怨
之從訓資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
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卧內軍中藉藉惡之
從訓懼易服奔近縣彥禎即以為六州指揮使相
州刺史輦兵械泉布跡接於道軍中益貳彥禎常
夢解佩帶履而行既寤曰此神告我下將有背乎
已而軍亂果囚彥禎迫為桑門尋殺之推大將趙
文珣留後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為起師次
內黃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傳城文珣不敢出衆
懼殺之更推羅弘信帥軍弘信出戰從訓敗裒餘
衆壁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擊斬之梟首軍門實
文德元年彥禎起凡七年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為
裨將士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
君富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珣死衆曰孰

願主吾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宜
遂立之詔擢知留後冉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公朱全忠討黃巢餉粟
三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亂復詔弘信以粟二萬
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尚書雷穀來責粟弘信素
習于牙軍擅殺穀全忠以檄譙讓弘信不敢報大
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弘信假
糧馬又議屯邢洛假道相衛弘信不納全忠使丁
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弘信壁內
黃凡五戰皆敗禹大將馬武等乃厚幣求和方全

忠圖河北欲結納弘信乃還兵全忠攻兗鄆朱宣
求援於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請道屯莘其下
侵魏芻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搃
魏滑路弘信馳告全忠請禁游舸絕往來久之魏
人不至全忠疑其給自將至滑州弘信來告曰魏
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瑋
救宣復壁莘弘信厭其暴而塘溝壘自固全忠遣
吏謂曰晉人志并河朔師還爲公憂之弘信乃攻
塘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爲援次封丘而弘信
已破塘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將侯言屯洹水

克用兵數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從周為階竇每克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然侵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弘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弘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其逼光化元年如全忠告亟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躡於洛州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慈州表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始全忠亟討兗鄆懼

弘信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信每有饋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為厚已故推心焉進累檢校太師守侍中徙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子紹威襲

紹威字端已少有英氣性情悍史事明辨既願留後昭宗即詔嗣父節度加累檢校太尉號忠勤宣力致聖功臣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鎮冀遂掠魏紹威告急於全忠全忠自將仁恭戰內黃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葛從周守邢亦敗其衆於魏

縣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內黃
從周悉軍入魏仁恭攻魏從周以五百騎出鬪謂
門者曰前有疆敵不可易命闔扉士死戰執仁恭
將二人仁恭使別將攻內黃為思安所敗從周乘
勝八壁追北至臨清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用圖
圖魏紹威與全忠連兵伐滄州從周攻拔德州進
薄浮陽仁恭以兵至監軍蔣玄暉請須其入壁食
盡可取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逆
戰老鷓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
昌范橋六遇輒勝仁恭約和乃還紹威德全忠故

奉事愈固全忠遷帝洛陽命諸鎮治宮闕而紹威
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魏牙軍起田承嗣募軍中
子弟為之父子世襲姻黨盤牙悍驕不顧法令憲
誠等皆所立有不慊輒害之無噍類厚給廩姑息
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疆也
紹威懲曩禍雖外示優假而內不堪俄而小校李
公佺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決策屠翦遣楊利
言與全忠謀全忠乃遣苻道紹將兵合魏軍二萬
攻滄州求公佺又遣李思安助戰魏軍不之疑紹
威子全忠婿也會女卒使馬嗣勳來助葬選長直

千人納盟噐實甲以入全忠自滑濟河聲言督滄
景行營紹威欲出迎假銳兵以入軍中勸毋出而
止紹威遣人潛入庫斷絃解甲注夜將奴客數百
與嗣勳攻之軍趨庫得兵不可戰因夷滅凡八千
族闐市為空平明全忠亦至開事定馳入軍魏兵
在行者開變於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縣
分據貝澶衛等六州仁遇自稱魏博留後全忠解
滄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衆走為游騎所獲支解
之進拔博澶二州李重霸走俄斬其首相衛皆降
紹威雖除其偏然勢弱為全忠牽制比州刺史矣

內悒悒悔恨全忠兵在滄州紹威主饋輓自鄴至
長蘆五百里不絕于道全忠還紹威建元帥行府
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悅紹威間說曰邠岐太原皆
狂譎以復唐室為言王宜自取神器專天下之望
全忠歸乃受禪紹威多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
為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己所為詩
為偷江東集云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情而釋魏建中
之際三將軍持銳矚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
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汙入朝數年

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刀亂齊孰為輕重

藩鎮魏傳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藩鎮魏傳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唐書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

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實巨字為輔本范陽內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
張鎖高畜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為盧龍府果
毅常規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還為安祿
山射生從入朝留為射生子第出入禁中祿山反
遁歸實為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
楊光翹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士
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為相州刺史九節度師圍

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刀亂齊孰為輕重

藩鎮魏傳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藩鎮鎮冀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唐書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

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寶臣字為輔本范陽內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
張鎖高畜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為盧龍府果
毅常規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還為安祿
山射生從入朝留為射生子第出入禁中祿山反
遁歸更為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
楊光翹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士
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為恒州刺史九節度師圍

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即授故官封密雲
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勒兵三萬固守賊將
辛萬寶屯恒州相倚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
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
雍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義平擢禮
部尚書對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
鐵券許不死它賚與不貲賜姓及名於是遂有恒
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
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
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先是天寶中玄宗治金

自爲象州率道祠更賊亂悉毀以爲贊而恒獨存
故見寵異加賜寶封始寶臣與正己素爲承嗣所
易其弟寶正承嗣婿也往依魏與承嗣子維繫縶
馬駭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教不
謹進杖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典乃
與正己共効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
離易制即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己
與滑毫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棗陽椎牛饗軍
寶臣厚賜士而正己頗轍軍怨望正己懼有變即
引去惟滔寶臣攻滄州歷年不下擊宗城殘之斬

二千級承嗣弟廷球方守貝州遣高嵩嚴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心攻破之斬嵩嚴送所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洺瀛當是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已取德州欲頗窮計承嗣懼乃甘言結正已正已止屯諸軍亦莫敢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情勞寶臣寶臣歸使者百緡使者志放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俊佩刀立死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曰奈何割曰養魏以為資上策也寶臣曰趙魏

者覺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歟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以取信寶臣然之先是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識者壅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謂寶臣與正已為二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歸天子公于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識會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承嗣得兵出次以自驗

寶臣謬謂滔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圖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佗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承嗣承嗣知豐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寶臣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識吾戲爲耳寶臣慙而還俄進封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顏子惟岳且昭弱恐下不服即殺骨骸將辛忠義盧倣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衆乃攜貳寶臣既財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爲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金匝玉筵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三印自天下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資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實華于液寶臣已飲卽瘳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時建中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詔書執政護家事歸節於朝詔贈太傅

惟岳少爲行軍司馬

州刺史寶臣死軍中推爲

留後求襲父位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悅為請不聽遂與悅李正己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邵貞泣曰先公位將相思甚厚而大夫違命縲絏中愚固惑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遽絕絕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天忠所請宜許惟岳籍使貞作奏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縱政豪俊士也切諫不納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首

有賞惟岳與滔戰東廐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東廐田悅亦遣王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都滔續帛為俊使壯士百人蒙以謀趨惟岳軍馬敗軍亂因火敗火共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真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誥身朝京師而祐知其言走告悅悅使扈歲來謀曰敵邑果兵未為君也今節下為叛逆即雖見破於馬燧而威激士大夫一城拒守以為後圖今君信邵貞說間欲歸悅之計以自瀆蕩何益

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說王師卒然能誅其以徇
請事公如初惟岳儒不能決其軍也曰大夫與魏
盟未久魏雖被圍被多。曰積木可下齊六功地度
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
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必禍且岳祐統將三武俊
善戰前日逐泊泊惶免今合師將破泊必矣惟審
圖之惟岳見深圖未解畏祐還乃斬兵以謝悅明
日復戰又大敗而唐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因
乃付牙將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八百攻
日知武俊寸雄素為惟岳忌及師行謂常寧曰火

夫信纜吾朝不圖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宿矣
將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頭就刀乎常寧與副
李獻誠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界之
觀大夫勢然為泊滅若例戈還府事實易圖有始
不捷張公可歸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謝遵
至武俊登議事武俊與謀使內應至期啟城門武
俊入殺入廷中無克者乃傳令曰大夫叛命今日
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裨校任越章惟
岳出結之戟門下并殺鄭說他奴等數十人使子
士負傳首京師帝盡赦其所將士給卹卅租沒三

年貞始事實臣掌文記武俊主其忠贈工部尚書
其息呂權冀州長史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為內史
監其後謀亂誅惟岳吳毋兄惟誠尚儒術謙裕賢
巨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其妹
其李納故實臣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鄆為納營
田副使四為州刺史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票
士百餘奉毋鄆奔京師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
簡將赴難謀於鄆鄆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
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
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

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入行在帝見厚撫之拜
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從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
夜失道馳至盤陘西間中八語問天子所在密語
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毋乃能從
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此明此方有塵起帝憂惟簡
登高曰渾瑊以騎來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
及帝還封武安郡王統元帥以臣圖形凌烟閣賜
鐵券憲宗時為一全臣衛大將軍長史萬國俊奪
興平民田與吳不取治至是請於惟簡即日廢國
俊以地與吳出為鳳翔節度使帝耕牛田具給農

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子
元本輕薄無行長慶中與薛平私侍襄陽公主事
敗主幽禁由示本以功臣子貧死泣嶺南毛鉢好
學多識有儒術風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志皆即父塔俱元中
與饒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
武俊甫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隸李寶臣帳
下為裨將寶臣初平師入并陘武俊謂寶臣曰以
寡敵衆曲遇古戰則離守則貴銳師遠關庸可禦
乎寶臣遂以相芝等五州自歸其平餘賊武俊謀

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其子士貞亦沈悍
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
許崇俊等士貞密相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
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道從纔一二
未嘗接實言岳岳內疑然見其屈頂又措善聞
未忍殺康曰知以趙州降淮岳謀伐之皆曰武俊
故心背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貞又大夫女弟
婚今事急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
衛常寧將兵往因詰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
以禍福武俊乃還兵然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

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為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
三軍且救死聞有詔及大夫宜函歸惟岳惶遽出
遂縊即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擢
為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恒
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揚政義以定降揚祭國以
深降朱泚受而戒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為
深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
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叛帝
聞詔華論解不聽時馬燧李抱貞李芄李晟討田
悅悅方困武俊滔救之比連篋山帝詔李懷光督

神策兵助討賊軍就舍氣銳甚謂燧曰奉詔毋養
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滔壁殺千
餘人悅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
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滔軍踵馳王
師亂相蹈藉死尸梗河為不流懷光還走壁武俊
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
家乃遣使謾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
天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
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為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
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即謂武俊曰王師既敗

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荅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慙謝嫌隙始構矣武俊使張鍾葵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恒為貞定府命士貞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為左右內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並為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端給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衛常寧內史監皇甫昶尚書右僕射餘以次封拜

建中四年抱貞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過失返不得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闇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為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尚知撫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北戰骨盡暴野

雖勝尚誰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性樸
彊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
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
出奉天抱貞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踵襲之林曰
夫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壹不可圖也使
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滄趙
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
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彊則須
公之援削則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可滔
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

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
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貞而
約馬遂盟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黠偽
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
書恒冀深趙郎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是時滔悉
幽薊兵與回紇圍具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
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納方叛唯李
晟軍渭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及田
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

人氣熾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
面事滔三道連衡齊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
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
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
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負相聞自
將北南宮抱負北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武俊
潛會抱負于軍陳說忼慨抱負亦傾意結納約為
兄弟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
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
百蔽林以待滔使票將馬寔盧南史陣而西李少

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
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俊東南乘
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
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
兵亦出回紇驚馬中斷遂先奔初滔兵蹙武俊軍不
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蹕不能止軍大奔滔
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盍以騎濟
師巢穴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
玄真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皓迫之武俊邀于隘
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

抱真營西北陷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幽州火
如晝師大譟其声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于
洛武俊亦還會有詔復陷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
龍節度又詔以忻州為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
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為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
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悉官之俄進檢校
太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有司供擬武俊善射
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鷄免九十五觀者駭伏貞元
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羣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事
贈太師有司謚威烈帝更為忠烈士真襲位

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忠難既得節度自
兵善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歲戶數十萬縉比燕
魏為恭元和初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死
贈司徒謚曰景襄軍中推其子承宗為留後始河
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之
人為之及總留事憲宗又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
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
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仕狃習惟拒命則
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心
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

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不可速也帝然
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終
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
而無當也不如今使若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
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
以檢校工部尚書朔鎮節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
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嵩子也與承宗
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
騎劫而歸曰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渙爲上州團
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

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率河中
河陽浙西宣歙五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健
鬪聞士貞時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璀偕有
詔武俊忠節著其以實封賜子亡則毋毀墳墓
承璀至軍無威略師不振神策大將鄺定進號驍
步以禽劉闢功一陽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僨趙人
曰鄺王也害之氣益折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
無四隣援攻討易不如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
聽昭義節度使孟從史市承宗外自固內實與之
不常鄉推德與諫曰策兵市并屠販不更戰陣

恐因勞憚遠潰爲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
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不可頤虛山東亦舞也京
師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
萬方夏甚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意有潰撓之變又
言山東諸侯皆以息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爲陛下
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爲援詎不唯邀寵利且召
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復以澤潞而從從
史它鎮破其數圖然後赦承宗之衆情必服帝未許
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
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入拔安平承宗懼

遣其屬崔遂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地迫三軍不
得專而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
是時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
表請赦乃詔浣雪盡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
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薄境已而罷歸
罪從史得不詰自謂計得罄然無故憚七年軍庫
火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吳元濟反
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教其將尹少卿爲蔡游
說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與
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

潰因火漕院人趣火所關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万斛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天子為軒食承宗嘗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以表示群臣大議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絕承宗頤竄其弟承系承迪承榮於遠方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承宗揣詔旨兵不即進即降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詔削爵以

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令河東義武盧龍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處一萬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然管屯雜置主約不特一故士觀望獨昭義節士羨薄賊境賊不敢犯昭承宗不能叶諸父皆奔京師士則為神策大將軍聞其叛請占數京兆裴度請用為邢州刺史使諫昭義以傾趙人百王怡者武俊從子為承宗守南宮士則招之約歸命謀泄過害子元伯奔還推監察御史詔贈尚書左僕射明年元濟牙承宗大恐使牙將石沅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請歸德祿

二州入租賦待天工署吏弘正遣知感知信詣闕
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書許自新
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刺史鄭
權為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承宗實封
戶三百以所部飢賜帛萬匹李師道平奉法益謹
表所領州錄事參軍判同縣主簿令皆正王官十
五年死贈侍中軍中推其弟承元為留後承元不
敢世于鎮詔用為義成軍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
五哥之為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鬪王武俊養為子

故冒姓王世為裨將廷湊生於研膏沈鷲少言喜讀
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為兵馬使田弘正至鎮
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稽
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脅監軍
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岌穆宗怒以弘正
子布為魏博節度使率軍進前仍敕橫海昭義河
東義武軍并力於是將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
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囚張弘靖以幽州亂乃
合從拒王師有詔議攻討先後劔南東川節度使
王涯以為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

之怨濟以晉陽滄德掎角而進夫用兵若鬪然先
扼喉領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
不得相聞間謀不入此莫勝之策帝乃詔義武節
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三道攻而滄德烏重膺最
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
屯承天軍重脩知時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於聽
受銳克伐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
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度逐廷
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叔良率諸道
兵救深州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

史叔良者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
職罷復階貴近帥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
由是敗當是時帝賜賚無藝府帑空既集諸道兵
調發火馳民不堪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
有司懼不給置南北供軍院既薄賊斷饒道梗稊
樵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蒸廷湊乘間奪轉運車六
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未半道諸軍彊取之有
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監軍宦人
悉取精粟士自隨疲瑣者備行陣戰輒潰二賊衆
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宰相不知兵爲

異議搖誅裁報乖戾深州圍益急明年魏牙將史
憲誠叛田布衆潰于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檢
校右散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
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廷湊既原
則稍挺與克融憲誠深相結爲輔車接滄州李全
略死子同捷求襲文宗不許更授充海節度使同
捷逆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湊帝虞其變故授
檢校司徒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湊撓魏北鄙
以牽制之而饋滄景饘糧四隣道使者不遣帝怒
詔絕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首三千

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有詔同
捷亂廷湊同惡官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
廷湊者賜錢二萬緡優畀之官以州鎮降者等差
爲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廷湊射嬖書
求救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丁志
召會同捷平廷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
河三縣固守復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悉復官署
遷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鎮蓋自
惟岳以來拒天子命然重隣好畏法稍屈則祈自
新至廷湊資凶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

若也太和八年死贈太尉軍中以元逵請命帝聽襲節度

元逵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糲澤奩具奴婢議者嘉其恭其後劉稹叛武宗詔元逵為北面招討使詔下即日師引道長宣務壁破授軍堯山攻邢州降之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平加兼太子太師封太原即公食實封戶二百進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襲字嗣光累擢

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為人滯酒自放性暴厚哀劾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衆於其虐欲逐之會病死贈司空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逵次子紹懿為留後以嗣俄為節度使累封太原縣伯加檢校司空政簡易咸通七年死贈司徒以紹鼎子景崇嗣初紹懿病篤召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之今疾甚爾雖少勉掇軍務禮藩隣奉朝廷則宗業不墜矣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為留後尋進至度使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龐勛反景崇遣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薨

曰章惠景崇居喪如禮母張卒號慕慕憐嘗時稱
之以政委賓佐檢戒親屬不得與嘗欲引母昆弟
為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私其
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謝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
符五年進王常山黃巢反帝西狩偽使齊詔至景
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處存連師西
關問行在貢輸相踵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
蜀州刺史蘇祐為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屯美艾
谷兵不利祐將出奔會詔徙濮州刺史擁兵之官

道于鎮景崇館于靈壽封其下剽奪景崇殺之關
節度凡十四年十三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
年三十七贈太傅諡曰忠穆子鏞

鏞年十歲軍中雖為留後授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
務復光攻黃巢鏞凡再饋粟以濟師信宗還自蜀
齎馬牛戎械萬計於是克用方擊孟方立於邢柏
羅歸芻糧邢州平克用遂謀山東屯常山西引襄
陽涉滹沱謀軍會大樹平地水出鏞兵奄至克用
匿林中以免是時幽州李匡威亦謀取易定分其
地王虔存方厚事克用克用寵將李存孝已拔邢

則時鎔南郡別將之信等出并會之然安亮
山有者奪敗之遂至固始鎔求救於三及在
攻唐城等數縣明臣願也引師去者信書云
孝文曰無尊賊者克用信之有孝事人所謂
有忘者善則財以事德周則德清德清則
三是禮讓守州歸朱全忠拜結鎔為助天子
山嶺幽孤兵皆之是也元正克用假道于鎔以討
有孝鎔不若乃與慶存連兵侵鎔拔堅固鎔
市鎔會克用與薛萬全匡胤以兵二萬救鎔克用
自次常山度海沱鎔引騎十萬夜沿德水襲敗之

所畏唯王耳王欲溝堞成則西歸公何不聽之存
孝兵不出壘成攻益急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哭曰
我設計使我生見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姬招之存
孝出泥首言為存信誣構克用曰爾與鎔書罵我
多矣輟而尸於市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鎔
遣兵屯滹城俄而仁恭敗擊其歸得十八全忠既
取邢洛磁又得潞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諷鎔絕太
原共尊全忠鎔猶違全忠不悅會克用將李嗣昭
攻洛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
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謂其屬曰國危矣柰何周式

請見全忠可以口舌罷也許之全忠迎折曰爾公
朋附太原今無赦矣即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
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聞耳況繼奉天
子詔和解能無一番紙墜北路乎太原與趙本無
恩嗣昭庸肯入耶公爲唐桓文方公仁義成霸業
寧困人於險耶全忠喜把式袂曰言特戲耳延入
帳中議脩好鎔以幣二十萬賂師遣子昭祚質仕
全忠府全忠因妻之鎔判官張澤謀曰失火之家
不可恃遠救今定密邇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圍之
鎔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郃遂奔太原鎔

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黷貨財姬侍十
人儀服僭上又以房山有西王母祠數游覽妄求
長年事踰月不還始廷湊賤微時鄴有道士爲卜
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其謹復問壽
幾何子孫幾何荅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
廷湊立十三年死蓋慶文也景崇鎔皆王廷湊嘗
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
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
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
堂公興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

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輒兵相仇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矣用林之功賞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藩鎮鎮冀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唐書二百二十一

